

文化是一个活跃的机体，需要不断地创新

[德]德特里夫·穆勒

联邦德国的“未来问题”委员会的出发点是以下这些变化，即传统的“劳工社会”和与之相连的“劳动力型的工作”正在被现代的“知识社会”所取代，而这种知识社会又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就业可能。原来社会中依赖性的劳作型的人应该为“行为的人”所取代。未来需要新型的人。

威廉·冯·洪堡的教育理想和卡尔·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即把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展望一种多元化的生活，是否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实现呢？上面所说的“新型的人”是否会成为在这许多的可能性中塑造和发展自己这样一种人呢？不，不是教育改革或社会改革决定了新型的人的概念，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合法化和在它的挑战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决定了它。

“知识”的概念指的不是个人的素质和个人的能力，它一方面指的是企业最优的市场化和盈利的战略，另一方面指的是“灵活的”、有适应性的人。正在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化”解除了以往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行为者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每

一个个人都要成为他个人的“企业主”。

美国的社会学家理查德·辛奈特分析指出这是一个“天性侵蚀”的过程。天性在这里是指由感性的经验而形成的远期观念，它取决于人们对远期目标的追求和为了远期的目的而对目前的满足的延缓。辛奈特认为，新型的资本主义摧毁了个人以往的时间经验，即它是与长期的可靠的生活前景相关联的。它同时也通过生活关系的不稳定性摧毁了，或者说是阻碍了人个性发展的条件。新型的资本主义所要求的灵活的人应该永远准备着去接受新的工作，去改变它的工作地点、工作方式和生活环境。传统的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思想会就此告一段落，与朋友和家庭的联系会被打破，人们生活的区域的概念也会淡化。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只以短期目标为衡量标准的经济环境里时还怎样去追求长期的目标呢？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还能保存文化的记忆，个人还怎样去塑造这种记忆呢？人们怎样确定保留下来的价值和追求长期的目标呢？

技术革命和全球的世界市场化决定了未来劳工市场的发展。今天现有的技术可以骤然产生出比过去增加百分之四十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它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但是却会节省百分之三十不同素质的人的劳动，这也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可怕的一面：它被称之为“不创造就业的发展”，即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就业的机会，反而倒减少了就业的可能。有多少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今天已不被当成廉价的劳动力来接受，有多少受过学校教育或是高等教育的人才还能找到工作岗位，他们中又有多少人是“有工作的穷光蛋”呢？

经济生活的全球一体化将会伴随着文化转换的浪潮。这个过程人们称之为“文化的全球一体化”：全球的文化趋于一致，文化的标志和生活的方式趋于一致，也就是说，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标志和跨越国界的行为方式都在同一化的意义上进行着统一。人们无论是在德国的小镇还是在加尔各答、新加坡、里约热内卢或是在北京的某个城区都可以看到美国的电视系列片，人们穿着同样的